

幻灭三部曲



巴西 马沙多·德·阿西斯

翁怡兰 李淑廉 井勤荪译

I777.44
A216.

I777.44
100

幻灭三部曲

(巴西) 马沙多·德·阿西斯

翁怡兰 李淑廉 井勤荪译



漓江出版社

SB/P38/03

(桂) 新登字03号

幻灭三部曲

[巴西] 马沙多·德·阿西斯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0—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融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0.825 插页2 字数518,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ISBN 7—5407—0891—2/I·632

定价: 10.90元

巴西文学之父和 巴西人心目中的“圣经”

巴西文学从十九世纪由自然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是马沙多·德·阿西斯。

阿西斯是巴西文学之父，他不仅在巴西文学界树立了独尊的地位，也以巴西的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著称于世。

阿西斯出身卑贱，饱尝人间的艰辛；他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生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矛盾。十九世纪的巴西奴隶制盛行，是巴西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作者所看到的社会是吃人的，充满了欺诈、虚伪、贪婪，整个“文明阶级”是一个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漩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条赤裸裸的利害索链。作者感到压抑、苦闷、愤懑，他只有拿起沉重的笔，抒发心中的凄楚、悲凉、失望和沮丧。失望、忧伤是阿西斯作品的基调，但这只不过是作者痛苦心灵的反映。在作者的笔下，社会如一个吞食人肉的磨盘，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平民还是贵族，无不最终被碾得粉碎，这就是著名的阿西斯之“希望的破灭”。社会的时弊点燃了作家心中人道主义的火花，然而他却看

不到人类主宰命运的必然趋势。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嘲弄的，消极的。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塑造的不朽的形象无不在野心的驱使下走上了希望破灭的道路。希望是麻醉，与其麻醉，不如失望。

阿西斯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心理学大师，他不着眼于故事情节和景物描写，而将全部笔墨泼洒在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上。他将人物分解成无数细小的零件，逐一进行精雕细镂，加工、装配。每一个细枝末节，单独看来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但却是整体不可缺少的部分。有时信手写来，似乎离题万里，但当读完全书，回头细细品尝、咀嚼、回味时，才会发现那一条条的经络使活生生的人物跃然纸上；每一个人物如一座大厦，只有当放上最后一块砖时，才会发现那是一座精美的建筑，才会理解作者笔下每一句看来是戏语的深刻寓意。作者以幽默的语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生动地刻画了中下层阶级在社会斗争中的内在本性、病态的心理和个性、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他以深沉的笔触揭露、讽刺、鞭挞了人间的自私、虚荣、妒忌和世态炎凉，真实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中下层的社会面貌及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伤感。作家从不把人间的丑恶与肮脏赤裸裸地奉献给读者，而是轻轻地盖上一层薄薄的纱，似真似假，若明若暗，使读者思考、联想、探索。作家将万事的棱角统统磨去，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将一切可恨、可憎、可悲、可怜之事置于笑谈之中，但那是一种苦涩的笑，饱含泪水的笑。

阿西斯那简明、洗练、准确、幽默的语言为葡萄牙语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所赋予葡文词语的含义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标准，他的清新风格仍是人们推崇的楷模。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1881)、《金卡斯·博尔巴》(1890)和《唐·卡斯穆罗》(1900)是阿西斯的三部曲，或叫“幻灭三部曲”，是阿西斯的代表作，也代表了巴西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最高峰，集中地反映了阿西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才华，是巴西人

眼中的“圣经”。作品的字里行间展示着作家对拜金社会的鄙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作家笔下贵族社会的人物无不是畸形的、空虚的、颓废的、潦倒的，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充满了正义与良知，尽管他们的归宿也是悲惨的。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哲理较强，寓意朦胧，非一般读者所能理解，但却是高级文职官员和学者们的“案头书”；《金卡斯·博尔巴》哲理部分少得多，故事性较强；《唐·卡斯穆罗》最为通俗，情节颇为引人入胜，在巴西妇孺皆知。

“幻灭三部曲”是阿学的主要部分，巴西文学院在五十年代就设立了专门的阿学研究机构，并陆续出版了评论三部曲的长篇专辑。在阿学的研究讨论中，作品中反映的悲观情绪是争论的中心，有的认为阿西斯是悲观的，因而是消极的，另一种（绝大多数）却认为他是“悲观的，但是真实的”。

阿西斯于1839年1月21日出生于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家庭。他的教母是个富有的太太，贫富的鲜明对照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对尔后他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只读过小学，后来当过教堂职员，从神父那里学到了初步的写作知识。在印刷厂当学徒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新闻和文艺方面的资料，激发了他浓厚的创作兴趣，并发表了处女作——长诗《她》。后来当了校样员、记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阿西斯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浪漫主义时期，主要作品有：诗集《蛹》、《蛾与美洲女人》，短篇集《里约热内卢人的故事》、《半夜的故事》，长篇《埃莱娜》、《手与手套》和《加西娅太太》。

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时期，他开始了以独特的短章节、短句型，跳跃和默说式的讲述，幽默和梦幻的语言刻画人物心理的创作，主要作品有：《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金卡斯·博尔

巴》、《唐·卡斯穆罗》、《伊萨吾和雅科》、《埃里斯的日记》，短篇集《散页纸和无日期的故事》，诗集《西方人》。

阿西斯已成为巴西人民心中的圣人，巴西人民的骄傲。

译 者

目 录

巴西文学之父和巴西人心目中的“圣经”

.....译者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160章)

..... (1)

金卡斯·博尔巴 (201章) (201)

唐·卡斯穆罗 (148章) (452)

布拉斯·库巴斯
死后的回忆

翁怡兰 李淑廉 译

我将这死后的回忆作为留恋的怀念献给首先吞
噬我尸体的冰冷肌肉的蛀虫

致 读 者

愿司汤达承认曾为一百个读者写过一本书，这是令人惊奇和气馁的。既不使人惊奇，也可能不使人气馁的是不知本书是否有司汤达的一百名读者；连五十、二十也不到，最多十个，十个？可能五个。实际上，这是本冗长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布拉斯·库巴斯，是否采取了一种斯特恩^①或格扎维埃·马伊斯特尔^②式的自由体，我不知是否在书中流露出某种悲观的哀怨。这是可能的。死者的作品。作品是以讽刺的笔法，忧伤的色调写成的，不难预见这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另外，严肃者将在书中看到某些纯属浪漫的场面，而轻浮者却无法找到他们所熟悉的浪漫。因此，它既得不到严肃者的喜爱，也得不到轻浮者的垂青，而他们又是舆论的两根重要支柱。

然而，我仍然希望能骗得舆论的同情，首要的办法便是避免一个清晰和长篇大论的序言。最好的序言是内容空泛，或将内容

① 美国作家（1713—1768）。

② 法国作家（1763—1852）。

写得含糊和紊乱。因此，我避免讲述进行这些回忆时我在另一个世界所经历的奇特过程，这种过程或许是有趣的，但过于冗长，而且对理解本书也没有必要。书的本身就是一切，若它使你满意，细心的读者，我感到自慰；若你不满意，我回报一个弹指，再见。

布拉斯·库巴斯

一 作者之死

这部回忆应该从头还是从尾开始，我曾犹豫再三；也就是说，首先说我的生还是说我的死。若说惯例是从出生开始，权衡两种出路我采取了不同于寻常的方式：第一，确切说，我不是一个死去的作家，而是一个写作的死者，墓地是我的另一个摇篮；第二，作品会更加幽雅、新奇。摩西也曾讲过他的死，但不是在开始，而在结束：这就是本书与摩西五经的根本差别。

这样，一八六九年八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在秀丽的卡桐毕庄园，我咽了气。我度过了大约六十四个坎坷和兴隆的年头；我独身一人，拥有三百康托^①上下的财产，由于一个好友陪同到了公墓。十一个好友！实际上，既没发邀请，也未登广告。另外，还下着雨——雨很小——凄凉和绵绵的蒙蒙细雨，雨是如此绵绵和凄凉，致使那些挚友中的一位在我墓前致词的最后一刻增添了这样一席话：“你们，所有熟悉他的人，我的先生们，你们可以对我说，大自然好象在为无可挽回地失去一位曾为人类增光生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哭泣。这阴沉的气氛，这天空的水滴，那如挽幛一样遮盖着蓝天的乌云，这一切都是撕裂大自然肺腑悲哀和凄楚的痛心，这一切都是对我们尊贵的死者最高尚的赞颂。”

善良和忠诚的朋友！不，我不后悔为您留下的二十张股票！

① 巴西货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克鲁塞罗代替。

我就是这样到达了生命的终点，就这样走到了哈姆雷特的未知王国，毫无年轻王子的渴望和疑虑，反而是缓慢的，蹒跚的，象剧院迟迟离去的观众，迟迟离去的和烦恼的观众。九个或十个人目送我离去，他们当中有三个女人，我那嫁给科特林的妹妹萨毕娜，女儿——一朵山间的百合花——和……请勿着急！过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第三个女人是谁。当得知这位无亲无故的匿名者要比亲属更为伤心时，愿你们感到满意。的确，她更伤心。我并没说她嚎啕大哭，没说她满地抽搐着打滚。我的死也并非是一件值得高度悲痛之事……一个六十四岁死去的老光棍的事实似乎不能把一幕悲剧的所有成份完全包括。所以，把死者当作亲属对这位匿名者更为不妥。她站在床头，傻瞪着眼，半张着嘴，悲痛的女人简直不相信我的去世。

“死了！死了！”她自语着。

她的想象犹如一个高贵的旅行者在伊利索^①所看到的振翅飞向非洲之滨的白鹳，越过废墟和时间——这位妇人的想象也从面前的废墟之上飞到一个年轻的非洲之滨……让她去吧，我们以后也要去；当我回到孩提时代时，我们也去那儿。现在，我愿意安然、规矩地死去，听着妇人的啜泣、男人的低语、外面皮革店门口磨刀人的尖利磨刀声。我向您发誓，这支死亡的乐曲远远不象想象的那样悲哀，从某一时刻起，它甚至变得有些悦耳。生命在胸中挣扎，如汹涌大海的浪涛，我的意识在消失，身体和思维失去了功能，身躯化作植物、石头、烂泥、乌有。

我死于肺炎；然而，我若对您说我的死因与其说是肺炎倒不如说是一个伟大和有益的念头，读者可能不会相信，但这确是事实。我把事情简单向您陈述一下，请君自己去判断。

^① 希腊阿提卡地区的河流。

二 膏 药

真的，一天早晨，当我在庄园散步时，一个念头悬挂在了我脑海中的秋千上。一旦悬挂上去，它便开始伸手动脚，象走钢丝者一样大胆地翻滚起来；这是可信的。我静静地观察它。突然，它进行了一个大的跳跃，伸长臂与腿，直至形成一个X形，或者您猜透了我的心，或者我将您吃掉^①。

这个念头只不过是发明一种神圣的药品，一种抗臆想症的膏药，以解脱我们忧伤的人类。在我申请专利时，我唤请政府注意这一真正基督的目的。当然，我对朋友也不否认由于推广这一有着巨大和深刻效果的药品所应得到的金钱利益。然而现在，我已处在生命的另一侧，我可以坦白一切：我的主要出发点是希望看到报纸上、橱窗里、书本上、交叉路口，以至小药盒上印上这样两个字：布拉斯·库巴斯膏药。为什么要否认？我酷爱喧嚷、标语、催泪弹。也许谦恭之人会反对我这一弱点，但我相信，精明者将会承认我的这一才能。这样，我的念头就有了两个侧面，象一个奖章，一面对着公众，另一面对着我自己；一面是慈善和利益，另一面是渴望荣誉。也就是说，对荣誉之爱。

我的一个叔父、富有的红衣教士，经常说对短暂的荣誉的爱意味着丧失灵魂，应当追求永恒的荣誉。另外一个叔父、原陆军团的军官，针锋相对地主张对荣誉的爱是人所具有的最真实的人性，因此，也是最纯正的一面。

请读者在军官和红衣教士之间做出选择，我仍回到膏药。

① 希腊神话故事。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斯在底巴斯城的路边向行人出谜语，猜不着的便被吃掉。

王 家 谱

我已讲到我的两位叔父，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叙述一下宗谱。我家的创始人是个在十八世纪显赫一时的叫达米昂·库巴斯的人。他以制桶为生，原籍里约热内卢。他若继续此业，可能早已贫困、悲惨地死在那里。但他没有这样，他成了农夫，种田、收获，用他的产品换取了充足、体面的金钱，临终时留给退役的儿子路易斯·库巴斯丰厚的财富。这个青年真正派生了我的几个祖父——因为达米昂·库巴斯说到底是个制桶匠，也许是个蹩脚的制桶匠，而路易斯·库巴斯却就读于科英布拉^①，功名卓著，曾是库尼亚伯爵总督的私人朋友。

由于库巴斯^②这个名字有着浓厚的木桶味，我的父亲——达米昂的重孙——辩解说此名原是对非洲之战中的一个英雄骑士的赐名，以褒奖他从摩尔人手中夺取三百只木桶的功绩。我父亲是个懒人非非的人，他乘着一朵浮云的翅膀摆脱了制桶生涯。我的父亲性情温和，一个难得的名副其实耿直的男子汉。当然，他也有几分傻气，但这个世界上谁没有点傻气？特别应当看到的是，他只是在经过了捏造的尝试后才进行了发明，起初，他同那个与我的大名相同、圣维森特村的创始人、并于一五九二年死于该村的布拉斯·库巴斯将军家攀上亲，由此给我起名叫库巴斯。但将军一家对他表示反对，于是他便夺取了摩尔人的三百只木桶。

我的家庭成员还有几个在世，如侄女维楠西亚——山谷的吉

① 葡萄牙第三大城市。按原译，应为葡萄牙的科英布拉。

② “库巴”在葡文中意为木桶，库巴斯为木桶的复数。

合花，当时的花魁，还有其父科特林，一个……先不要吹嘘效果如何，让我们将膏药彻底结束吧。

四 固执的念头

经过无数次游荡之后，我的念头固定了下来。愿上帝将您从固执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亲爱的读者，那是比眼中针、肉中刺还难受的东西。加富尔^①就是这样，统一意大利的固执念头害了他。然而，俾斯麦却没死。但应当指出，大自然是个伟大、反复无常的女人，历史是永恒的荡妇。例如，斯维托尼乌斯^②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克劳狄^③，一个呆子，——或如塞内加^④将他称作“傻瓜”，一个堪称罗马之粹的提图斯^⑤。有一位现代的教师巧妙地表明两个恺撒的粹中之粹还是塞内加的“傻瓜”。而你，卢克雷齐亚夫人——博尔家家族^⑥之花，若有一个诗人将你描绘成信奉天主教的梅萨莉娜^⑦，就会出现一个无信仰的格烈高罗维乌斯^⑧大大抹煞你的这一品德，但你即便不是百合花，也决不是污泥。我愿做诗

①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首相，主张君主立宪。

② 拉丁历史学家(公元前76—141)著有《十二个恺撒列传》。

③ 即厄塞。

④ 尼禄的老师，哲学家(2—66)。

⑤ 罗马皇帝，韦伯斯之子。

⑥ 博尔家是祖籍西班牙的意大利著名权势家族。其成员中出现过罗马最荒淫无耻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卢克莱西亚(1480—1519)是他的女儿，以美丽著称。

⑦ 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四位妻子，以挥霍著称。

⑧ 德国历史学家(1821—1891)。